

## 贾骥与玄骛

■ 魏华北

着头轻轻触碰贾骥的裤脚,鼻孔里一阵阵喷出暖湿的雾气。此时,贾骥忽然打了一个寒颤,说:“玄骛啊,于我心有戚戚焉。”久已沉默的玄骛忽然仰起脸,向着天上的星星发出短促的鸣叫。

次日,贾骥在“咄咄”的拍门声中醒来,有人高喊:“选中你家驴啦,快起来办个交接。”

贾骥披衣起床卸下车板,见来人手里牵着玄骛,贾骥感到有些疑惑。

“俺是理货通货栈的伙计,姓高,今儿个货多,要用这头驴哩,三天,就三天。”高伙计说着便递过来一张据条。

看着那人把玄骛牵走,贾骥暗自咕哝:这玄骛,咋自己找上活儿了?

高伙计忽然转过头来,嘿嘿坏笑道:“你家驴子真精,不见主人,咋拉都不走!”

三天后,高伙计上门还驴,付了佣金。贾骥连忙准备草料,抚摸着驴脸心疼得不行。

玄骛凭着它的肩膀和脚力,带来超过两个壮劳力的收入,贾骥一家再无饥寒。

岁月安稳,日常便有些惊喜和欢乐。比如,贾骥有时候也会带着玄骛和妻子到老教场上疯癫一番,将小儿女轮番抱上驴背,玄骛故意轻颠四蹄,让他们颠巍巍在微风里咯咯欢笑。“却羡浮云与飞鸟,因风吹去又吹还。”贾骥大声读着驴和人谁也不懂的诗,得空爬上驴背挺身昂首目视远方,玄骛亦学着骏马的样子,努力腾起前蹄,贾骥随之滚落地下,大笑不止……

时光笼罩着所有生灵,裹挟着他们生长和老去。日子不会总是坏下去,也不会总是好下去。世道愈加艰难,至少对于贾骥是这样的,孩子长大,尚未成年,开销增加,收入锐减,他比玄骛衰老的速度还要快,尽管还不至于像它那样龙钟潦

倒。看着玄骛又瘦又皱,黄毛炸开,黄齿缺漏,即使强打精神,也难掩老迈残烛之态,贾骥禁不住暗自流泪叹息。

玄骛站在驴市口的寒风中,已经多日不曾出工。过午时分,高伙计步履蹒跚来找贾骥:“理货通接了大单,要把五千斤熏枣送往山西运城,还剩200斤货,你的这头老驴还能不能出?”

货重,路远,驴老,贾骥于心不忍。想想人要吃饭,驴得吃草,犹豫再三,贾骥苍老的大手慢慢地从驴背一直抚摸着驴脸,决然道:“一起出去吧玄骛,你一百五,我五十。”

背负沉重,风餐露宿,贾骥和玄骛远远地落在了驮队后面。高伙计让年纪小些的伙计领着驮队先行,一路照应着贾骥和玄骛,叮嘱道:“老骛啊,晚半日尚可,再晚,我这干了一辈子的差事怕是也要交代了。”

三天四夜,终于到站,贾骥感觉像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他微笑着拍拍玄骛的脖颈,却浑然不觉地抱着驴腿瘫坐到地上……

染了重症的贾骥被玄骛驮回了家,这得是十多天以后的事儿了。妻子都很忧伤,玄骛也卧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贾骥已经全然顾不得了,他紧闭双眼,呼吸越来越微弱。

贾骥走后,玄骛水草不进,楞是又撑了大半个月。

老教场的野地里起了新坟。坟前插着木碑,潦草地写着“贾骥与玄骛”几个字,据说是高伙计的手笔,其他人怎么会知道老骛和一头驴的名字啊。

春天还是来了。一阵春雨过后,野草花绕着木碑开得烂漫,泥地上留下一道整齐的马蹄印,仔细看时,才知道是几个孩子跑过的。

转自《天池小小说》2025年第7期

## 虚构异乡是故乡

■ 魏华北

我一直认为自己缺少虚构的能力。在媒体做了十年时政新闻记者,后来又长期从事公文写作,虽然从中学时代起就热爱文学,却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在虚构的想象里展开“故事”。

直到《骛骛·司马骛传》出版,也没能带来多少改变。这本书被定义为“长篇传记文学”,一年多的写作时间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比照史料或者其他可供参考的书写,确认出处,展开细节,融入情感。即便虚构,那也是别人家曾经的虚构,决不越雷池的拘谨让我丢掉了许多写作的欢乐和趣味。

我发表过不少文章,散文随笔居多,包括在报纸、杂志开设专栏。时间久了,不免自我怀疑起来,感觉这样写作脱不了自己早年获奖作文的影子。

除了读书,我喜欢看电影,个人收藏着数量可观的碟片。微电影兴起时,有人邀我写剧本,“不行不行,我真的不会虚构情节,讲不了故事”,我本能地再三请辞也未能逃脱掉。硬着头皮写了几个场景,竟然不自觉地拍案而起,想到是自己凭空“捏造”了几个极具个性的人物,是自己恣意导演着他们的举止言行,他们不仅在笔端生动起来,还要通过演员表演形象地呈现在荧屏上,便禁不住喜形于色手舞足蹈。这个名为《老侯别跑》的剧本不足五千字,被导演称赞为“见过的完成度最高的微电影剧本”。《老侯别跑》获得了全国奖项,我受到了鼓舞,接连创作了十几个微电影剧本和两部短片剧本。虚构,让我在写作时重塑信心,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虚构不是信马由缰,虚构源自于真实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呈现出比真实更为真实的人生境况;虚构放大了写作空间,增加了创作的自由度,带来更多的创作乐趣和力量。

我开始尝试写作小小说。承蒙《天池小小说》编辑老师的耐心与厚爱,这期编发了拙作“在异乡”三则。

三篇小小说的内容均为“纯属虚构”,无时间、地点、人物可考,但是又都在虚构时空里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氛围,流露出“在异乡”的怅然和伤感。

我所居住的城市,护城河扩展而成的“环城湖”环绕古城,新城向着越来越远离古城的区域发展,新区越来越繁华热闹,古城越来越沉寂落寞。岁月流逝,古城内外许多旧迹依稀存焉,比如驴市口,比如米市街。我喜欢搜罗片言只语的记录,也喜欢独自踏寻这些旧迹,无奈在时光里翻转的人物和故事比翻书还快,李白所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此时,米市街面目全非,驴市口全然不见。但是,它们明明也是有过繁华与热闹的,是一代代、一群群人成就了它们的繁华,是一桩桩、一件件事让它们变得热闹。

写驴市口当然要写驴,写一头有故事的驴。在《贾骥与玄骛》中,这是一头丧家的驴,主人意外离世,驴像是一个流浪汉无家可依,幸运的是,它遇到了空怀梦想却像驴一样劳苦的贾骥,相似的命运让二者惺惺相惜,在无声的交流中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他们共同承担起生命的责任和重担。贾骥,假骏也,玄骛,黑马也。在这篇小小说中,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理想和现实既矛盾又统一,贾骥与玄骛偶尔有如梦的癫狂,更多的是生命旅程中对于苦难的承受和无奈。贾骥与人格化的玄骛是虚构人物,同样虚构的理货通货栈为故事的发生和发展起到牵引的作用。写作时,我让自己沉浸在莫须有的“异乡”场景中,尽情释放悲悯和伤感的情绪,以己及文,以文达己,在多重隐喻中完成了相互关照。

写作《吹鹤鹑》缘起于听老母亲讲村中往事。大都平淡无奇,听过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吹鹤鹑”几个字却十分惊艳。我央求她讲得更细致些,可惜她当年也只是偶尔听人说起,有嫌恶某某不务正业的意思。异人佚事,颇能牵动人心一探究竟,我连缀起听到的瑛瑛旧事,营造出一则故事。冯三儿他爹一心想逃离故乡,冯三儿他妈以“异乡人”的身份来到村里,冯三儿则因为不善农事遭到嫌弃,作为“局外人”的冯三儿努力“入局”而不得,只好吹鹤鹑聊以抚慰内心,可惜的是,吹鹤鹑更加强化了他局外人的身份。冯三儿怀揣着焦虑渴地希望被接纳,甚至梦想能够像“草上飞”一样被人们推崇,可是人生无奈,这些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这种悲情和失落,其实有着自喻的成分,带入了我个人的人生经验和写作时的情感流变,想想谁的人生不是循规蹈矩、讨好大众,担心被众人的大流所抛弃呢?

数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友人结伴去寻访一位面塑艺人,他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遗憾的是老人已经过世,他的徒弟又技艺不专。回程中,天空一阵阵飘过细雨,竟似秋风雨般让人怅然若失。小小的面塑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传统,是否有值得传承与弘扬的精神力量?这些念头隐于心头久而不去。后来,在给一个老刑警写专题片脚本时,听他讲述了跨越三省找回二十年前被拐儿童的事迹,我极为动容,很快把寻亲的故事与希望面塑得以传承嫁接成文,创作了《哪吒带我回家》这篇小小说。我给面塑赋予了具有“神通”的哪吒形象,孩子的“失”与“回”与哪吒这一具体意象紧密相连,梨花飞雪的春日,哪吒终于将所有“丢了”的“带回家”,拓展深化了故事主旨;面塑不仅可以塑型,更能塑造性格和灵魂,让漂泊异乡的人最终找到故乡的归途。

对于异乡的虚构来自于故乡,虚构的异乡最终达成心灵的故乡。小小说不小,它能承载起虚构里的真实,准确表达出隐秘的人生况味。在人们热议DeepSeek担心文学消亡的今天,我却坚定地不以为然:人工智能大概永远不会找到自己的故乡和原乡吧?

## 隐喻的艺术

——魏华北小小说作品赏析

■ 李苗苗 张鹏宇

自1982年10月《百花园》出版“小小说专号”,小小说作为当代文坛的新兴文体,经四十余年发展,如今已蔚然成林。齐鲁地域正是小小说重镇,已产生了十余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代表作家。

魏华北,山东东阿人,近年来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作为曾多年奋斗在一线的新闻媒体人,魏华北将其对生活、社会的细致观察编织于细微处的隐喻中,以绵密章法处理每处细节,深谙小小说“微言大义”之道,以其鲜明的时代主题和高超的隐喻艺术,创作的小小说作品陆续发表在《小说选刊》《天池小小说》等文学刊物。

### 一 “全程”隐喻

在文学文本理论的视阈下,“隐喻”是一套特殊的语言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物之上,以至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通常“隐喻”由两部分构成:“喻旨”,即比喻要说明的本体或抽象的意义;“喻体”,即比喻词或传递意思的形象。雷·韦勒克、奥·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将隐喻作为一套语言过程的“四个基本因素”概括为:类比、双重视野、揭示无法理解诸感官的意象、泛灵论的投射。魏华北在小小说创作中,将隐喻“四要素”全程贯穿于故事叙事中,实现了“全程”隐喻。

“全程”隐喻的最典型作品是《贾骥与玄骛》(载《天池小小说》2025年第7期),讲述了一个人和驴互为隐喻的故事。在物流靠脚力的时代,驴是常用的拉货工具,“驴市口”就是货物转运站。贾骥在“驴市口”附近出摊儿支撑全家温饱,在一次意外中,他安葬了一位孤寡老人,却发现老人的驴一直跟在身后。寒风中的贾骥发现了驴身上的坚忍和忠诚,奇妙的惺惺相惜让他收留了这头驴,并给它取名为“玄骛”。贾骥给了玄骛新的家,玄骛也成为了贾骥的“伙伴”。贾骥在家庭难以支撑下去的时候对玄骛倾诉,没想到玄骛灵性地选择了主动分担,自己走到了驴市口拉起了活儿。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贾骥与玄骛用劳动支撑着家庭,也支撑着彼此,直到老去。

《贾骥与玄骛》故事全过程贯穿了四层隐喻。首先是类比。篇名里的“贾骥”暗示了“假驴”和“真人”的隐喻。驴的主人 and 驴一样的辛苦、操劳,靠体力劳作支撑着全家温饱,却又是一样的责任担当,坚忍无悔。这种类比贯穿于整个故事,甚至有时可以略去喻旨部分,让人和驴互相指代。由此,故事中形成

了“双重视野”,也是隐喻的第二层次,两个视野在故事中交替出现。在“人”的视野下,生活是米市街的铺面儿,谋生靠的是体力;在“驴”的视野下,生活是驴市口拉活儿,谋生靠的是脚力。二者在隐喻的视野下又产生了合二为一的效果,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各种世道艰难。文中的第三层隐喻来自“寒风”“晚霞”等感官意象对这种“世道艰难”的指涉,也反衬出贾骥和玄骛共同的坚强与担当。文中的第四层隐喻,是其中贯穿着的“泛灵性”生命关怀。玄骛的旧主离世,贾骥给了玄骛新的“家”,相当于给了其生命的延续。玄骛用脚力和生命为贾骥支撑起了家庭,同时给了贾骥人生的陪伴和扶植。在故事结尾,贾骥陪玄骛一起驮完了最后一单“大活儿”,累病至奄奄一息,玄骛也自此水草不进,随主人而去。在四层隐喻下,两条生命仿佛已经融为一体,动物有了人性,与主人共同走完了人生。如此结尾也带来了轮回之感。隐忍的一生连接了两位主人的人生。操劳、负担、隐忍是人生和动物共同的生命主题,而生命的关怀正是这一主题背后的亮点。

### 二 “结尾”隐喻

作家的文学创作既要遵循文体规范性规律,又要体现创造性。魏华北深谙小小说之道,将隐喻手法创造性地与小小说文体规范里的关键要素对接,构成了“结尾”的隐喻艺术。

当代小小说文体经40余年发展,在创作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文体规范性。小小说要在篇幅限制内,提供给读者一个“兴奋点”,其要点之一是要有一个精彩的结尾。关于小说结尾的功用,美国小说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的小说结尾“双面目”说值得参考。“结尾必须同时具有两种面目:一方面,它看起来是在打一个结,将所有的线条都收拢在一起,所有的人物都得到了交待;同时,它看起来又是解结,将缠结在一起的叙事线条梳理整齐,使它们清晰可辨,根根闪亮。”结尾同时在“打结”和“解结”。对于小小说作品,结尾的智慧既是“收官之处的灵光乍现”,又是“神来之笔”对深刻寓意的揭示,以“点醒”众人。这种辩证逻辑背后,蕴含着文本深处的人文思考、情感内涵,不能直接用公式化的讲述呈现,只能以“智慧”形态埋藏其中。恰恰是小小说创作的关键。魏华北的小小说创作将隐喻作为“智慧”形态埋藏于结尾处,使整体叙事得到了升华。

《花衬衫》讲述了一个错位的“双重视野”隐喻,结尾处的双线合一构成了点睛之笔。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主人公方履是知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

到了他乡的县城中教书,知识分子的傲娇感让他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另类。偏偏经旁人介绍,方履竟和没上过几年学的农村姑娘李淑兰成了家。故事重点讲述了一段由“花衬衫”引发的冲突。方履碍于面子,为了回千里之外的故乡参见同学聚会,花费大半年收入买了一件花衬衫。事情被李淑兰发现后,引起了夫妻矛盾。“花衬衫”这个意象的隐喻在这次冲突中分裂成了“双重视野”。“花衬衫”一个喻体对应了两个喻旨——在丈夫视野下,是知识分子的倔强和面子;在妻子视野下,是普通妇女对现实生活的坚守。这是一个错位的“双重视野”隐喻,也将故事引向了两条线索。在后面的故事中,两个主人公表面互相妥协,却在内心深处各自执着。丈夫表面同意将花衬衫烧了,内心却不舍;妻子表面逼丈夫烧衬衫,实际却将衬衫藏了起来。衬衫再拿出来时,已是丈夫离世时,妻子在丈夫灵前把它的烧了。这样的结尾有“打结”之感,冲突终于平息了,同时也有“解结”之感,烧花衬衫的悬念落地。在此结尾“点睛”,“花衬衫”意象象征了方履一生未能实现的理想抱负,而错位的隐喻也象征了他们错位的婚姻。二人在错位的婚姻中,先抗争又让步,走完了一生。这是对时代变革中现实问题的真实记录。

《出门带着路》(载《小说选刊》2025年第2期)也是结尾点睛。“路”这个意象隐喻贯穿整个故事,在结尾处得到了升华。“路”可以是路径、思路,也可引申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小说讲述了一位作家在和一位修理工偶遇时意外获得了思路启发的故事。也是“双重视野”隐喻。作家视野下的“路”是抽象的写作思路,修理工视野下的“路”是现实的办法、技术。故事中,两个人都在找“路”。结尾处,修理工讲述自己的经历,一句“出门带着路”的经验之谈点醒了愁于没有思路的作家。虽是不同的“路”,但解决问题的逻辑是一致的呀!出门带着路呀!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实践检验真理呀!这层结尾点睛的隐喻意义让全文主题得到了升华。

(本文为河北金融学院第三期“师生学习共同体”项目“新媒体赋能·学”习“书单计划”成果。李苗苗,文学博士,现为河北金融学院人文艺术教育部教师、院长助理、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张鹏宇,河北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学生)